

趙清閣著



蕭湘淑女

(又名忠義千秋)

商務印書館印行

趙清閣著

瀟湘淑女（又名忠義千秋）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瀟湘淑女又名忠義千秋一冊

（3337 滬報紙）

定價 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趙清閣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權翻
所必印
有究

自序

從來寫戲，沒有這一次恁麼盤拗；由構思故事到執筆，至於脫稿；其中發生不少波折，倒不是工作棘手；而是精神不愉快。若不是洪深先生的督促，美的鼓勵，怕很難終於完成牠。

特別是美，在執筆之前，給了我很多好的意見；執筆之後，又替我打了不少氣；所以，當完成的時候，她曾笑着說：『這劇本無異是你我的合作——精神的「合作」』。真的！沒有她，也許就變成了有頭無尾的殘稿，或則是已經喂了蠹魚。

因為這個劇本的創作過程，相當苦惱；加之洪深先生逼着要，（乃被約爲他主持的政治部軍中文化戲劇幹訓班而寫。）趕得太緊；於是寫完以後，身心均感疲累；甚而有些懨懨欲病的狀態。這使我對歷年的筆耕生涯，頓生憎惡之慨！有什麼忘義呢？健康因此而毀；生活因此而窮。所得到的，是空虛！是層層疊疊的精神壓迫！

文興闌珊，我想去開牠——寫作，但又幹什麼呢？繪畫，已經擱置了十年；音樂，爲了吃飯，琴都賣了；當公務員嗎？不善於「等因」，「奉此」；從軍，連擦鎗的本領也沒有。何去？何從？只有上帝曉得！

屈指算來，一九四三還剩五天就過去了。這四五年的光陰，一直關閉在山林深處，看不見

太陽，聽不見炮聲。生活，力求淡泊寧靜；心情，像一池死水，泛不出半點漣漪；又似一葉孤航，擱淺在沙灘上！

我祈禱一九四四，帶給我新生命的力，讓「死水」漾起波濤；讓「孤航」划到江心！

然後，假如我仍舊丟不開筆；那麼，我將好好地運用牠；使牠多開幾朵比較有生命的花；
安慰我的心靈；充實我的心靈！

清閣序于三十二年聖誕節

時間：

第一幕——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中旬

第二幕——前幕數日後

第三幕——前幕一月後

第四幕——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日

地點：

第一幕——北方某城

第二幕——同前幕

第三幕——同前幕

第四幕——同前幕

——
一景

人物：

（出場先後爲序）

彭妻

巫婆

彭延棋

老王

物

潘湘淑女

李淑青

李母

彭相如

僞警

劉子雲

劉強

瀟湘淑女

第一幕

時：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中旬

地：北方某城

人：彭相如——五十多歲。本城紳士。爲人清廉正直，仁義道德。無名利之心，有忠貞之氣。

體弱多病，微鬚，背稍佝僂。（簡稱彭）

彭妻——四十多歲。愚昧無知，性情暴躁，舉止粗野，乃村婦之型。（簡稱妻）

彭延棋——二十三歲。生得英俊，體格高大魁偉，性情純樸剛直。穩重而稍嫌呆板，老成而微呈冷酷。爲大學生。（簡稱棋）

淑青——二十一歲。美而不俗。性嫻靜溫柔。愛憂鬱，重情感。身世淒涼，幼年父亡，倚仗彭家教養成人。與彭延棋同學。（簡稱青）

李母——三十六七歲。雖顯憔悴。而風韻猶存。略具知識。因出身貧賤，墮性甚大。然本質不壞，亦有靈魂，惟缺少頭腦耳。乃淑青生母。（簡稱李）

老王——三十多歲。忠厚老成，爲彭家僕人。（簡稱王）

巫婆——五十多歲。爲漢奸工具。利用愚昧人們之迷信心理，以盡其欺詐之能。（簡稱巫）

景：彭家書房。正中有大格扇門窗，庭院叢竹成蔭，花草茂盛。門外左通院門。右通往宅。佈置雅潔，門窗懸碧綠竹簾，室左，一排書櫥。傍置安樂椅及長案。案上有文具數件，皆古色古香。室右，壁上掛字畫。設雕木雲頭條几，兩邊分置靠椅。几上有古磁花瓶，插美人蕉數枝。並有玻璃金魚缸。室中置磁凳一對。

幕：遠遠炮聲隆隆。几上燃着檀香一爐，放出裊裊青烟。巫婆閉目凝神，盤膝合掌，端坐于几下首椅上。彭妻虔誠地跪向巫婆叩首。

妻：（穿禪褂）大仙！（狐也）救苦救難的大仙！今有彭門劉氏，求您發發慈悲，把我丈夫的病給醫好。可憐他已經躺倒兩個月了，再下去，連好人都活不成啦！一則，家產都快化光了。二則，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要是打起仗來，叫我一個婦道人家怎麼辦呢？

巫：（穿禪褂先是低聲念念有詞。後來一變而爲男人滯慢的口音。）我，大仙來也。

妻：大仙！救苦救難的大仙！

巫：不要怕，彭門劉氏！本大仙爲你的誠心所感，特來解除你的苦難。

妻：（信以爲真，搗蒜似的叩首。）謝謝大仙的恩德！

巫：聽着！本城不久將有大劫臨頭，玉皇大帝（意謂日本天皇）不忍看着你們這些良民遭殃受害，所以派了神兵（即敵軍）五千下降，前來保護本城。而且可以救你丈夫的性命。但是，神兵到了之後，你的丈夫必須替他作事，聽他的吩咐，不許違抗。這樣，不但你丈夫的病能夠好。還能夠從此升官發財。彭門劉氏！你要牢牢地記住本大仙的話。

妻：是！是！

巫：本大仙就此去也！（言次張嘴打哈欠。）

妻：（忘情地站起來按住巫婆。）噢！不要走，大仙！大仙！給我的丈夫留下來點靈藥，讓他快些強壯起來，好替神兵作事。

巫：不用！不用！神兵一到，只要你的丈夫服從神兵，病就會好。（說罷又是打哈欠，又是伸腿的，好像睡醒覺似的。）

棋：（穿西裝褲，白襯衫。自外歸，經過左側窗前時，即已看見巫婆的怪相，走進來忍無可忍，撲向巫婆一把扭住她就是幾耳光。）好妖婆！竟然跑到我的家裏來胡說八道！

巫：（回復女人口音。）這是怎麼說呢？彭太太！您把我請了來，就是叫我吃耳光子的嗎？

棋：你以為吃耳光子就算完了嗎？

妻：（急，氣。）棋兒！

棋：媽媽！您不用管，我要把她送到縣政府去，這妖婆不是好東西，說不定就是漢奸。
巫：（先前還理直氣壯，及聞此語，大驚失色，乘棋不備，奪門而竄。）

棋：他媽的，逃啦！（欲追）

妻：（怒叱制止）棋兒！我不准你去追！

棋：可是，她是漢奸呀。媽！（不得已止步向左首高聲喊着）老王！別放走那個妖婆子！

王：（穿長衫。疾步入。）已經走啦，少爺！

棋：混蛋！去追呀！

王：是！（欲去）

妻：（厲聲）老王！

王：（止步）太太！

妻：到廚房去看看老爺的藥煎好沒有？（坐到安樂椅上。）

王：是！可是少爺叫去追——

妻：太太沒叫去追呀！

王：是！是！（看了看棋向外走。）

棋：媽！

妻：（暴躁地。）不許再講下去啦！

棋：（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走向几前瞥見香爐，遂叫轉老王。）老王！老王！

王：（剛走過右首窗外，又回來。）少爺！

棋：把香爐拿到太太房裏去！

王：是！（拿香爐下）

妻：我看哪，你索興說連媽也看不慣了，叫老王把媽也搬開好啦！

棋：不是這意思。媽！您知道像我們這樣的書香人家，是不應當迷信鬼神的。就是爸爸——

妻：（不等他說完，怒氣不息地。）你爸爸怎麼着？就是爲了他的原故，我才請大仙。你去問

問他看，給他治病，算不算犯罪？

棋：可是，媽——

妻（仍舊打斷他。）好，我把你養大了，你倒會教訓起我來啦！告訴你，你爸爸的那一套我已經受夠了。到如今我已經老哪，我不能再受你的。（越說越氣，不禁手指腳跳，面紅耳赤。）

棋：（知道跟她講不清，索興坐下去聽着。）

妻：什麼也不用說，我明白你！

棋：我？

妻：你，你變了！（言次轉怒爲悲，抽噎唏噓。）

青：（穿灰色布旗衫慢步自右窗外走來，及見有人談話，忙退至門首佇立，撫弄花草。）
棋：您簡直是冤枉我，媽！您說我什麼地方變了呢？

妻：你的脾氣變了，心也變了。你是找身上掉了來的肉，當然我知道的最清楚；在你沒有入大學之前，是多麼孝順；可是自從你離開我以後，就完全不像往日了。我明白！我明白你是受了別人的挑撥！

棋：（站起走向她。）您說的是誰？

妻：（憤憤地。）誰？還不是你的那個乾妹妹！真不懂，偏是咱們家窮，你爸爸偏要平白地養一個別人的女兒。

青：（在門外聞言大驚，欲辯又止。）

棋：媽！請您以後不要再講這種話了。淑青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爸爸愛她如同親生，因為爸爸和她的父親是莫逆之交；她的父親死後，爸爸當然有教養她的義務，況且她的父親有遺囑給爸爸。說不定還有遺產委託爸爸保管呢！

妻：（半信半疑。）可是，為什麼你爸爸從來不提一個字？如果是真的，倒也罷了。那麼你喜歡她，媽就替你作主娶她，免得落個人財兩空。如果根本沒有這回事，那麼下一季我就絕不再讓她讀書了。咱們家沒有許多閒錢去作慈善事業。

棋：話不能這麼講，媽！有遺產，爸爸應當教養她；沒有遺產，爸爸也一樣應當教養她。這是

道義！（道義二字特別言重。）

要：（憤然立起。）什麼「道義」不「道義」，我不懂！我只知道祖宗的產業，是留給養活自己的後人，不是留給養活李家的子孫！（說罷氣沖沖地走出向右下。）

青：（閃過一邊，避開妻面。）

棋：（忿忿自語。）簡直的說不清！

青：（輕輕走進來。低聲地）延棋！

棋：（驚顧）怎麼？你——（趨前）

青：我在外面看花，你們的話，我全無意地聽見了。（走到案前）

棋：青！不要介意，原諒她，因為她沒有受過教育。

青：（坐，沉鬱地。）她的話全對，延棋！以後，請你不要再同她鬭拗了，這樣，會加重我的罪過。一個不會享受過母愛的孩子，他是懂得母愛的珍貴。所以，延棋！我瞭解她，我尊敬她。因為人類的感情，沒有比「母愛」更偉大更崇高的了！我活在這個世界上，什麼遺憾都沒有，就是這一點——這一點任何力量所不能填補的，心靈之空虛！（說罷不禁悲泣。）

棋：（同情地）青！（想說什麼，又不知怎樣講好，于是顯得很窘。）

青：（重新改變話題。）義父叫你打聽時局的消息，怎麼樣？

棋：很糟！敵人已經臨近城郊，除了北門還有一條通徐州的路以外，幾乎四面都在包圍中。

青：這樣說，城就要保不住啦！

棋：是呀！我就去告訴爸爸，好趕快逃走。（匆匆欲去。）

青：等一等！（站起來）

棋：（止步）什麼事？

青：義父的病很重，恐怕不能行動。我想，暫且不要告訴他實話。你只管先走，反正學校也快開課了，我留在家裏同義母看護他。

棋：胡說！要看護他，也只能我留在家裏看護他，你同媽趕快逃走，要知道敵人進城，對於婦女總是不利的。

青：可是，對於一個年青的壯丁，而又是知識份子的學生，也一個樣的不利。

棋：淑青！難道你忘了敵人是姦、淫、燒、殺，（姦淫二字特別加重）無惡不作的嗎？

青：我知道。

棋：那麼，你就趕快去準備準備走吧。聽！炮聲更緊了。

（這時鎗炮聲愈來愈緊。）

青：不，我決定不走！（心事重重的樣子。）

棋：爸爸是我的爸爸，我作兒子的，當然有看護他的責任。你根本沒有理由固執成見。

青：可是，他對我有教養之恩，我也應該報答他。（堅持地踱着步。）

棋：（着急的跳起來。）報答他的機會還很多哇！幹嗎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呢！

青：（沉鬱地）因為，我不想再上學了。

棋：淑青！你是——（趨前欲言又止。）

青：沒有什麼。我們就去見義父吧！（避開他走向門外。）

李：（豔服麗裝自左首大踏步而來。嘴裏啣着烟捲。）

王：（一邊追着一邊嚷着。）跟您說，老爺生病不會客。

李：不會客就不會客，我來找我的女兒總該可以吧！

王：那也得先讓我報一聲呀！

李：（正好與淑青迎面。）噢，這不是青兒嗎？正好我來找你。

王：（看了看她們下。）

李：青兒！怎麼見了媽，這樣冷淡呀？也不知道跟媽親熱親熱！暑假回來，媽不找你，你就一

次也不去看媽！真是，媽算白生了你一場。（向延棋）噉，延棋長得真漂亮呀！過來，給

我瞧瞧！（態度輕浮。）

青：噢！那麼請裏面坐吧！（冷冷地走進來）

棋：（勉強走過去，羞答答地。）李伯母！

李：（拉着他端詳了一番。）好！單憑這體格，就是一個標準的美男子！告訴我，有了愛人沒有？

棋：（窘，不知所答。）

青：（有些看不慣。）媽！您找我有什麼事嗎？

李：有事，有事，而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孩子！你知道日本兵就要打進城裏來了嗎？

青：知道。

李：說不定就在今天明天。城裏的人都已經快逃光啦！爲了不放心你，所以我來領你回去同我在一起？（坐上首椅。）

青：同您在一起？

李：是的。我們可以不必逃走，跟太平時一樣，安安靖靖地過生活。

棋：（急）不行，伯母！女人們絕不能留在城裏。而且，暑假已經完了，學校就要開課，淑青必須馬上走。（說罷注視淑青。）

李：噢！我明白了，你是捨不得淑青，是不是？真是太多情啦，我的寶貝！（向淑青）那麼你呢？

青：（稍一思索。）我想，這事應當同義父商量，我們似乎誰也不能夠作主。

棋：（先懼後喜。）對，我去問爸爸！（疾向右下）